

红 字

红 字

Hongzi

·青少版·



长江出版传媒 | 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 世界文学名著宝库 •

• 青少版 •

红 字

[美国] 纳撒尼尔·霍桑 / 著

王奇 / 改写

长江出版传媒 | 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红字/(美)霍桑(Hawthorne, N.)著;王奇改写. —武汉: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6
(世界文学名著宝库)

ISBN 978-7-5560-0231-3

I. ①红… II. ①霍…②王…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近代-缩写 IV. ①I7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05801 号



红字

(美)霍桑/著 王奇/改写

责任编辑:罗萍 叶朋

绘画:安敏 效果制作:沙泽

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开本:880×1230 1/32 6.5 印张 彩插 6P

2014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60-0231-3

定价:14.00 元

策划/海豚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网址/ www.dolphinmedia.cn 邮箱/ dolphinmedia@vip.163.com

咨询热线/ 027-87398305 销售热线/ 027-87396822

海豚传媒常年法律顾问/ 湖北豪邦律师事务所 王斌 027-65668649

前 言

纳撒尼尔·霍桑，是美国十九世纪杰出的、极富个性的浪漫主义小说家。他于 1840 年 7 月 4 日（美国国庆日）生于马萨诸塞州的赛勤姆镇。

《红字》的故事内容并不复杂。故事描写了一个以十七世纪北美清教控制下的新英格兰（美国大陆东北角的六个州的合称，波士顿为该地区的最大城市以及经济与文化中心。——编者注）为背景的人性悲剧：年轻美丽的女子海丝特·白兰被指控犯有通奸罪，由政教合一的政权判她监禁，并在刑台上示众三小时；此外，她还必须终生佩戴一个红色的字母 A，因为 A 是“通奸”这个词（Adultery）的第一个字母。

海丝特出身于英国的贵族家庭，由于家道中落而被迫嫁给了一个身材畸形的老学者。婚后，两人前往波士顿定居。途经荷兰时，丈夫因有事逗留，让海丝特独自一人先去波士顿。海丝特到了波士顿，一晃将近两年过去了，丈夫却音讯杳然，传言他已葬身大海。其间，海丝特暗中与年轻的牧师阿瑟·丁梅斯代尔相爱，并生下一个女孩。

海丝特的行为触犯了教规，但是她坚持不肯讲出她的同犯。当她怀抱婴儿在刑台上示众的时候，

她的丈夫回来了。为了隐藏他和海丝特的夫妻关系，他改名为罗杰·齐灵渥斯，并且拼命地追查海丝特的奸夫以求报复。他费尽心机，终于发现此人就是丁梅斯代尔牧师。他想尽一切办法折磨牧师，在精神上和肉体上摧残他。牧师经受不住长期的折磨而即将死去，死前他向全体市民讲出了真相。

牧师去世一年之后，齐灵渥斯也忧郁而死。死前他立下遗嘱，把全部财产赠给了海丝特的女儿珠儿。海丝特将珠儿送往欧州，后来珠儿嫁给了一个贵族，过着优裕的生活。海丝特本人则回到波士顿，过着极其简朴的生活，并始终坚持行善，直至去世。死后，她和牧师合用一个墓碑，上面刻着一个鲜红的A字。

霍桑通过这样一个故事，揭露了清教的虚伪和残忍；对于海丝特追求幸福、追求爱情所遭受的苦难给予了深切的同情。

《红字》的寓意非常深刻，作品所要揭示的主题以及作品的社会意义，读者尽可以通过阅读自己去判断。然而本书洋溢在字里行间的充沛的激情、作者驾驭文字的能力以及对人物命运深切的关怀始终深深吸引着读者，并使作品成为百读不厌的世界文学名著。



目次

一 走上刑台 1

二 可怕的重逢 9

三 狱中 19

四 生计 27

五 小精灵..... 36

六 总督府.....47

七 天性的流露 55

八 老学究..... 65

九 搜寻隐秘	76
十 报复	87
十一 深夜团聚	95
十二 醒悟	105
十三 谴责	110
十四 母女俩	118
十五 林中相会	126
十六 倾诉	134
十七 希望	146
十八 淘气的珠儿	152
十九 内心的冲突	160
二十 新英格兰的节日	171
二十一 游行	177
二十二 真相大白	187
二十三 尾声	196



一 走上刑台



• 1 •

一个夏天的早晨，一大群波士顿居民聚集在监狱门前的广场上。只见人头攒动，议论纷纷，人们神色严峻地紧盯着那扇即将打开的巨大的牢门，似乎将要从牢里出来受审的是一个凶恶的江洋大盗，或者是一个将要被处死的可怕的巫婆。

这里的人们笃信基督教，教规是十分严厉的。教规就是法律，谁要是违反了教规而想得到同情和宽恕是完全不可能的。

今天广场上有些反常的是，人群中一些女人显得特别活跃，对即将走出那扇狰狞而阴森的大门的人物特别感兴趣。她们有的只穿着衬裙，有的穿着龙骨裙，一个个扭动着肥胖的屁股，用结实的身躯拼命往前挤。她们要挤到靠近刑台的地方，待一会儿可以看得更清楚些。

“婆娘们！”一个满脸横肉的凶女人叫了起来，“我要跟你们大伙说说我的想法。要是我们这些在教会里有好声誉的，上了年纪的良家妇女有发言权，能够严厉地处置像海丝特·白兰这样的坏女人、贱货，倒是给大伙儿办了一件好事呢！那个骚

娘们、那个破鞋，如果交给我们来审判，我们才不会让她那么容易混过去呢！你们说是吗，老姐妹们？”

“说的是呀！”有个女人接口说。

“听说她的教长，那位可敬的丁梅斯代尔牧师因为自己教区里出了这样的事而伤心透了。”

“我们这里的地方官们心肠都太软了，他们应该在海丝特·白兰的额头上烙个印记，这样那小贱人才会有所畏惧。现在只罚她在胸口贴个什么标记，这贱女人才不会在乎呢。兴许呀，她会找个胸针什么的别上，照样大摇大摆地上街呢！”

“话倒也不能这么说。”一个手里牵着孩子的年轻妇女插话了，“就是她想方设法把那记号遮起来了，她心里照样是痛苦的。大伙对她仁慈些吧！”

这时，有个最丑也最凶狠的女人大叫起来：

“对这种女人还讲什么仁慈？她让我们女人都丢尽了脸。她该死！自作自受！要是那些当官儿的想袒护她，就让他们老婆女儿也去干这号事！”

“你们还有完没完？都给我住嘴！瞧那儿正在开锁呢，白兰太太马上就要出来了。”有个男人喝住了她们唧唧喳喳的议论。

女人们终于停止了议论，抬头朝监狱那儿望去。那扇沉重的栎木大门已被推开了，首先出现的是一个面目狰狞、令人望而生畏的狱警。他身上佩着一把剑，手里握着一根木棒，浑身上下透着一股阴森森的威严。

此时，只见那狱警将握着木棒的左手向前伸着，右手抓住一个穿长裙的年轻妇女的臂膀，拽着她往外走。眼看就要被拽到门口时，那女子毅然推开狱警，大步跨了出来，好像她不是被迫，而是自愿走出来似的。

那年轻女子怀里抱着一个不足三个月的婴儿。婴儿那可爱的小脸刚露到阳光下，就连连眨巴着眼睛。很显然，这可怜的孩子一直生活在阴暗的监狱里，还没见过阳光呢。

那婴儿的母亲刚站到大庭广众前，惨白的脸上立刻泛起一片热辣辣的红晕。她把婴儿托在自己的手臂上，以傲然的神态、从容不迫的目光扫视着在场的人们。

这时，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她的胸前，贴着一个红色的字母“A”。

这字母是用一块红色细布做的，四周用金色的丝线精心绣了边。这A字做得精巧极了，可以说巧夺天工，不知内情的人还以为是一件精美的装饰品呢。红字和那件漂亮的长裙也十分相配，使她看起来十分高贵。

这年轻女子身材修长，体态优美，一头乌黑的长发披散在瘦削的双肩上。她面容秀丽，仪态端庄，一双大眼睛又黑又亮，楚楚动人。

那些原来认识她的人，以为她在经历了这样一场灾难后，一定会憔悴枯槁、黯然失色的。他们没有想到，她依然这样美丽优雅、光彩照人。他们都有些不敢相信，甚至暗暗感到吃惊。

最先作出反应的，依旧是那些女人：

“是啊，她的针线活确实做得绝。”那个女人由衷地点着头。

“可是有哪个不要脸的女人到了这时还想露一手，把自己的本事用在这上头？要知道，这个字的意思就是通奸呀！法律规定她戴上这个是为了惩罚她的灵魂呀！她这么做不是在嘲弄我们的地方长官吗？竟然把他们对她的惩罚当作卖弄自己本事的好机会呢！”

那个最凶狠的女人也嘀咕着说：



“应该把那件漂亮衣裳从小贱人风骚的肩头上扒下来！真不该用那么一块好布缝那个红字，把我那块破抹布给她倒正合适！”

“你们快别这么说她啦，”她们的一个年轻伙伴悄悄地说，“我猜想她绣那个字的时候，针针线线都扎在她心上呢！”

“闪开！快闪开！”

那面目阴沉的狱警挥舞着木棒喊着：

“让开路，让我们走过去！大家不用着急，我会让白兰太太站在男女老少都能看到的地方。她要站三个小时呢，从现在起到午后一点，保证让你们每个人都能看个够！”

那狱警一边走，一边回头对少妇说：“快走，小贱人！到广场上去展览一下你的红字！”

围观的人群自动后退了一步，让出了一条通道，狱警走在头里，海丝特怀抱婴儿紧跟在他身后。

一群来看热闹的小男孩跑到海丝特的前面，不时地转过脸来注视着她的脸，又看一眼她怀里的小婴孩，还有她胸前的那个奇特的红字。这些男孩对于眼下发生的事什么也不懂，只知道学校放了半天假，他们可以名正言顺地赶来凑个热闹。

从监狱大门到广场没有多少路。但是，这一段路对海丝特来说，却是万分漫长的。虽然她努力支撑着，看上去仿佛是骄傲地、无所畏惧地往前走着；实际上，在这样众目睽睽之下，在这么多仿佛利剑一样射来的眼光的注视下，她每迈出一步都感受到了巨大的痛苦，似乎她的心在任人践踏，她的灵魂正遭受着残酷的折磨。

她终于走到了广场西端的刑台边。那刑台就竖立在波士顿教堂的屋檐下，像是教堂的附属建筑物。刑台是整个社会的惩罚机器的一部分，人们把它视为教育人弃恶从善的有效工具。

这刑台是一座颈手枷的平台，上面立着一副惩罚用的颈手枷，枷套能把人的头颈紧紧地夹住，使被惩罚的人只得伸长脖子抬起头供人观看，决不让罪人低下头去躲避人们谴责的目光。换句话说，用木与铁制造这个刑具的目的就是要让人蒙受羞辱。

这种惩罚实际上是很残酷、很违背人性的。在这里，罪人无论怎样羞愧和悔恨，哪怕是被冤枉的，都无法隐藏自己的面孔，因而必须在精神上、心灵上承受巨大的打击。而这正是实行这一惩罚的目的。

海丝特·白兰的案子同其他的许多案例一样，她受到的裁决就是被带上这个惩罚机器，罚她在台上站立一段时间示众。值得庆幸的是，她无须把头伸进枷套，可以免受扼住头颈的苦楚。

刑台有人的肩膀那么高，海丝特知道自己该怎么做。她沿着木头阶梯走上刑台，将自己全身展示在众人面前。

假如在这时候有一个不带任何成见的人走过，他一定会认为站在台上的是一位近乎完美的女性；假如是一位罗马天主教徒站在台下，看到这样一位美丽的少妇，看到她美丽如画的服饰和神采，以及她怀中的婴儿，他肯定会非常自然地联想起圣母的形象，就是那个令无数杰出的画家竞相表现的形象——那个怀抱为世人赎罪的婴儿的圣洁清白的母亲。

目睹海丝特·白兰受辱示众的大多数人多少还是保留着一些善良和同情，或者说尚未完全丧失他们淳朴的天性。他们并不全都那么冷酷无情，把眼前的示众当作一种笑柄。

然而，到场的人都显得肃穆阴沉，他们认为地方长官的判案一定是严肃认真的，判刑一定是恰如其分的，不会过于严酷，也不会随意放纵。即使海丝特今天被判了死刑，这些市民也会十分严峻地看待她的死，决不会抱怨审判的不公。



即使有少数人想把这件事变成笑料嘲弄一番，但在众多尊贵的大人物到场的庄重气氛下，也不得不克制收敛一下。因为总督本人以及他的几位参议、一名法官、一名将军，包括城里的牧师都在议事厅的阳台上，或坐或立地俯视着刑台。

这个不幸的罪人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成千双无情的眼睛都在审视着她，目光紧盯住她的前胸，她的脸面和前胸似乎被烈火烧灼着，但她还是尽一个女人最大的耐力支撑着自己。

这是极其难以忍受的。现在她只能竭力聚集自己所有的坚强和忍耐力，来承受众人用形形色色的侮辱方式向她发泄愤怒谴责，甚至辱骂；用精神的防线来抵御投向她的匕首和毒箭。

在她心目中，公众那种庄重的情绪里有一种更可怕的东西。她宁可看到那一张张绷紧的面孔变成轻蔑的嘲笑，而她自己则成为嘲笑的对象。要是在这群人中能响起一阵笑声，由男人、女人和声音尖厉的孩子一起纵声大笑，那么海丝特·白兰会向他们报以一丝苦涩的、轻蔑的微笑。她的心理压力反而会减轻一些。

但是，现场是那么肃静，静得能让她听见自己的心跳。这样的场景使她的痛苦更清晰更沉重。她感到整个胸腔都要爆裂了。她非常渴望能够使出全身的劲撕胸裂肺大喊一声，然后从刑台上跳到地上，她被压抑得几乎要发疯了。

她感到一阵阵的眩晕，头脑一片空白，眼前的场景在她眼前一次次地消失，有时觉得朦朦胧胧的，像一大堆支离破碎、光怪陆离的幻影。

此时，她的思想、她的记忆又超乎寻常的活跃，胸海中不断地出现各种各样的画面。那些画面叠映在一条西部荒野边陲小镇粗陋的街道上，叠映在那些从尖顶帽子的帽檐下露出的蔑

视她的面孔上。

她还看到了许多其他人的面孔，记起了很多琐碎的无关紧要的回忆，包括童年时代、学生时代的游戏、玩乐，以及少女时代家中的种种琐事。

回忆的闸门被打开了，千头万绪涌上心来，有生活小事的回忆，也有一生中最重大事件的回忆。每一幅画面都栩栩如生，历历在目。

也许这是人类精神上的一种本能的应急方法。通过重现这些画面，使自己的精神从眼前残酷无情的重压下解脱出来。

对海丝特·白兰来说，这个竖着颈手枷的刑台好像是一个观察点，它向海丝特·白兰展示了她从幸福的孩提时代以来走过的全部历程。

她站在那个凄惨苍凉的高处，再一次见到了她在古老英格兰故乡的小村子，以及她父母的家园。

那是一座凋敝的灰色石屋，虽然看上去是一派破落的样子，但门廊上还保留着一块依稀可辨的盾形家族纹章，标志着古老而显赫的家世。

她看到了她父亲的面容。他那宽广的额头，那飘拂在伊丽莎白时代旧式皱领上的令人肃然起敬的白胡子。

她看到了母亲的面容，那充满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牵肠挂肚的爱护的神情。母亲的面容时时刻刻萦绕在她的脑际，即使是在母亲去世之后，依然在她的人生道路上经常留下温馨的指点与告诫。

她看到了她自己的面容。曾经焕发着青春少女的容光，照亮了她经常映照的那面镜子，使黯淡的镜面闪闪发亮。

在那镜子里，她又看到了另一个面孔。那是一个年老体弱者的面孔，苍白瘦削，一副学究的样子。他的那双眼睛，黯然



无光，因为长期在昏暗的灯光下披阅大量典籍，使他老眼昏花。但就是这对昏花的眼睛，却能在窥探别人的灵魂时，散发出奇特的洞察力。

海丝特·白兰努力不想去回忆他，但是那个长期把自己幽禁在书房和斗室里的老学究的身形还是出现了：他有一点畸形，左肩稍稍高于右肩。

在她记忆的画廊里接下来出现的画面，是荷兰的阿姆斯特丹。

那是欧洲大陆的一个城市，里面有纵横交错的狭窄街道，高高的灰色住宅，宏伟的天主教堂，古色古香、风格奇特的公共建筑物。

在那里曾经有一段崭新的生活等待着她，但仍然跟那个畸形的学者密不可分。这段崭新的生活像长在残壁断垣上的青苔，靠腐质、废料养育着自己。

最后，这些不断变动的画面突然消失了，思绪又回到了这个清教徒殖民地的简陋广场上来。全城镇的人都聚集在这里，一双双严厉的眼睛紧盯着海丝特·白兰，紧盯着站在颈手枷刑台上的她，她的怀里还抱着一个婴儿，胸前佩戴着一个用金黄色的丝线绝妙地绣着花边的鲜红的A字！

这一切难道是真的吗？她使劲地把孩子往自己的怀里搂，孩子“哇”的一声哭了起来；她的眼睛下意识地朝自己衣襟上的红字看了看，她甚至还用手指触摸了一下，为的是让自己相信婴孩和耻辱都是真实的。

是的！这些便是她的现实，其余的一切都已烟消云散！



二 可怕的重逢



• 9 •

这个佩戴红字的人突然注意到人群的外围有一个人的身影，这个人使她从当众受辱的强烈思绪中解脱了出来，不可抗拒地吸引了她所有的注意力。

这个人站在一个身穿土著服装的印第安人旁边，他是一个白人，衣着奇特。他的身上既有普通人穿的服装，又有土著衣裳，一看就知道他跟那个印第安人是同伴。

这个白人身材矮小，满脸皱纹，但又不像老人那样衰老。在他的眉宇之间有一股灵气，给人感觉好像他成长的精力过于集中在智力方面，而影响了外表。他的外表在人群中显得十分突出。

他在装束上的随便看起来有些做作，似乎是刻意要用土著衣裳来掩饰体形上的缺陷。尽管如此，海丝特·白兰一眼便看出这人的肩膀是一高一低的。

当她一眼看到这个瘦削的面庞和微微畸形的身躯时，不由得再一次把婴儿紧搂在胸前。她用力太猛了，那个可怜的孩子

放声大哭起来，但她的母亲显然没有注意到她，好像根本就听见一样。

这个古怪的人其实早就来到了市场上，在海丝特·白兰还没有看到他之前，他的目光早已盯住了她。开始好像这一切和他并没有什么关系，他只是像一个普通的过路人那样，在远处看看热闹而已。

可是突然，他的表情变得十分痛苦，他的面容上充满了恐惧。他的目光很快就变得锐不可当、犀利透骨。他的脸上一下子布满阴云。

可也就在那一刹那后，他镇静了下来，显然他强压住了复杂强烈的感情。又过了一会儿，暴风雨完全隐没在了云团后面，他又恢复到了镇定自若的神情。

当他与海丝特·白兰的目光接触时，他慢慢地举起手，在空中做了一个姿势，然后把食指轻轻地压在自己的嘴唇上，朝她露出诡秘的表情。

随后，他轻拍了一下站在他旁边的一个本镇居民的肩膀，彬彬有礼地问道：“先生，请问，这位妇女是谁？为什么她要站在这儿示众受辱？”

“看你的样子像是新来的，一定不是本地人。”那个本地人一边回答，一边好奇地打量了一下这个白人和他身边的印第安人同伴，“在这里，海丝特·白兰太太可是很‘出名’的，还有她干的那些好事。她把这里搞得满城风雨，现在已经是臭不可闻了。真是给丁梅斯代尔牧师先生丢脸啊！哦，丁梅斯代尔牧师是负责她所在教区的牧师，是个很值得尊敬的人啊！”

“哦，是吗？”那白人回答道，“我是个四处流浪的人，没有故乡，一直在外颠沛流离。我在海上和陆上的旅途中碰到